

宮本武藏的風貌

林柏燕

• 79 •

傳統的宮本武藏，係以吉川英治之作爲藍本，其小說只寫到武藏三十一歲，與佐佐木小次郎決鬪爲止。至於武藏三十歲後的事跡，除了中西清三、岡田東魚有短篇之作以外，一直沒有長篇之續構。（請參閱拙作「文學探索」——「評日本講談文學的宮本武藏」）

十餘年前，金溟若先生開始翻譯小山勝清之「巖

流島後的宮本武藏」，其中一部份（原書第二、三冊）且在華副連載，惜無頭無尾，未能窺其全貌。而今「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」，由四季公司予以出版兩冊，網羅原書之一至三冊。雖未全部出齊，總算有了「頭」。在這期間，王家成先生所譯柴田鍊三郎之「決鬪者宮本武藏」，亦由四季公司出版。（分上下冊，全部譯完）遺憾的是，吉川原著，反倒沒人翻譯

了。

王譯柴著，寫三十歲前之武藏，金譯小山之作，寫的是三十歲以後的武藏。表面上似已貫穿宮本武藏之一生，其實，兩者內容風馬牛不相及，不但小說人物無法銜接，且其結構、主題、筆法，史實的出入，人物的塑造，皆大異其趣。大致上，小山之著，延續吉川之作，嚴謹而無物；柴著則係再創之作，大膽而無稽。

就小說論說，吉川英治之作是情與俠的結合，而柴著筆法大膽俐落，結構緊湊，氣勢雄厚，却是性、色與暴力的結合，其中包括近親相姦、強暴，以至於 oral sex，無所不來，有些地方胡來得滑稽，中間再加上「禪」與「佛洛伊特」，充分發揮柴田一向肆無顧忌的筆法。（柴田之著，國內譯者不多，可能也是因此，早期除了徐白先生稍有譯作之外，柴著少見譯文）小山之作，立意嚴謹，可以看出，作者企圖對武藏未完結之戀情（與阿通之戀），予以有意的延續纏綿。它偏重於情的鋪述，（柴著幾乎無「情」可言，吉川之作女主角阿通，在柴著裏消失了。）至於對武藏的劍道生涯，則由於基本題材上的乏善可陳，

反而愈寫愈走下坡，而其章法結構，尤顯瑣碎、拖沓、鬆散，沒有重點。讀起來，有如「里見八犬傳」一樣令人感到散漫而刻板。在技巧上，柴著有如揮斧亂砍，欲殺倒落，誤殺亦多，小山之著，則如持鋸慢伐，小心有餘，乾脆不足。

這個原因，最大關鍵在於柴著，只寫到武藏三十歲為止，有吉川之著可循，可充分去蕪存精，另加創意。而小山之作，則在先天上無中生有，望風補篇。例如小山之作裏，描寫武藏與怪獸排丸之搏鬥，技巧極為笨拙，是一種桃太郎、里見八犬傳裏大鬧山豬這類童稚構想之翻版，而其史實根據，僅因史記德川幕室曾藏有一張猩猩之皮，而有此聯想。水滸傳裏有武松打虎，但打虎前後技巧上有許多有趣的鋪張，小山之作則無此趣味——主要的是，武藏與怪獸決鬥，顯不出武藏的特性。

在文學上，續作往往難以超越前作，故小山的情形也是可以了解的。如水滸之後，有「蕩寇誌」。「蕩寇誌」的女主角陳麗卿，以弱女武將之身，最後雖把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條好漢，通通予以收拾，但其技巧與趣味，遠在水滸之下。

其次，柴田鍊三郎，本是講談文學、通俗小說的名家，尤善寫歷史劍俠，其落筆、佈局、人物刻劃，駕輕就熟，皆遠在小山之上（與譯筆無關）。以題材而言，柴田搶的是「先手」，小山把握的是「後着」。因武藏與小次郎之決鬪，已是登峯造極，此後武藏要想找像小次郎這種勁敵，在小說上必須要更大更多的伏筆與安排，即便能加以安排，却又與巖流之戰重複了。因此，在感覺上正如登山，已至山頭，只有下山，事實上，小山之作，等於為武藏下山找歸宿而已。

球王比利，拳王阿里，在登峯造極之後，只有退休一途，尤其是體力方面的技藝，有其年齡的極限，而宮本武藏，事實上也是把劍道當作武藝看待。他的決鬪，可說毫無目的，並非報仇，也非爭奪武林密笈，更非求仕覓侯。他擊斃有馬喜兵衛、吉岡道場的傳七郎、清十郎、又十郎，以及最後的佐佐木小次郎，皆談不上有何真正的仇怨、利害關係，純粹爲了「較量」而挑戰。但這種較量，是要付出人命的，每決鬪一次，等於死過一次，從實戰中，武藏體悟生死與劍道。倒是別人常要圍剿他，這是有「目的」的，但在

武藏而言，也不過是多了一次自我鍛鍊的機會。武藏不但從未任職仕宦，且認為參加戰場的戰役是無聊的，他親眼看到一些卓越的武士，雜在一些士兵之中，為槍砲所殺，「死得毫無價值」。

從這個觀點，柴著有他獨到的地方，柴氏把德川那個時代，一般對武士的態度、看法，重用的極限，以及萬人敵的兵法，與個人作戰等，却具有相當理論性的發揮。武藏與小次郎決鬪之後，已等於阿里、比利，已可封劍退隱。至於「後着」，註定是失敗的，這不是由於小山勝清的問題，而是任何作家續其尾，都已是「後着」了，充其量只能把武藏的後半生，變成悟道的劍聖，或無劍的哲人等。而小山之作，反倒使武藏處處顯得失落如喪家之犬，變成與羣盜、猩猩周旋的浪人。在武藏看來，羣盜已不屑一顧，即便與羣盜、猩猩決鬪一百次，殺伐無數，也等於零。

拳王喬路易，有一次在酒吧喝酒，一個酒鬼給了他兩拳，喬未加還手，有人笑他：「你不是拳王嗎？隨便給他一拳，讓他知道厲害！」喬路易笑看說：「如果你是一位小提琴家，給人打了一拳，你會不會拉一段貝多芬給他聽呢？」柴田把握的，正是這點。因

此，關於武藏的最後，柴氏這樣結束：

武藏與其弟子伊織論技決鬪時，武藏突見一條毒蛇，掛在伊織所立的樹上，武藏撲殺其蛇，却被伊織誤會，而被擊中頭部，從此武藏變成痴呆症……（大意）「五十歲以後，腦力失常，六十歲後，深居山洞，孤坐如仙，離世亦無人知。」……

這種結局，不但大膽，殘酷俐落，而且滑稽，亦煞費苦心。柴氏並從史的觀點，說明此後的武藏不會出現於史，故有此「結局」。柴氏並從文獻證明武藏所著之「五輪書」及多種兵法，皆出自其弟子伊織之手。然，就小說論小說，其結局是可喜的。

除了功成身退，可以封劍退隱不說。敗於弟子之手，正隱喻「青出於藍」，不管武藏多厲害，總會沒落的。為救人而被擊中，富人情味之結束。痴呆症過於殘酷，但却符合武藏後半生未死而又不曾出現之「史實」。其構想雖然大膽，劫搶其「俐落」的「先着」這些都是可喜的。

當然，武藏若未痴呆，後半生也很可能有比小次郎更精彩的決鬪，但此並非易事。事實上，在小山之作裏，不但無法有此安排，反之却使武藏「從頭做起」，大開倒車。例如武藏往見徹齋居士，弟子通報云：

「一位修鍊武藝巡迴各國的兵法家宮本武藏先生，勿論如何想拜謁老師，當面請教雙刀流兵法。清兵衛先生吩咐，要弟子陪同前來。」

徹齋居士是否有資格做武藏之師，姑且不論，武藏也決非喜歡巡迴表演之徒，而且武藏根本就是無師自通，苦鍊而成，其個性恃藝傲物，凶悍大膽，更非虛心求教之徒。小山有意把他寫成悟道知禮的武士，但在小說的趣味上，又不得不安排種種決鬪、苦纏，甚至杜撰了一個以鴨甚內為首的尋仇集團，一路跟踪伏擊，於是愈寫愈拖沓了。雖然小山之作，第三、四集尚未出版，不知其結果如何，但就一、二集費筆數十萬言，可說極少精彩之處。